拾玖

四十九
五十

班蘭臺
崔亭伯
張河澗
劉侍中
蔡中郎
孔少府
諸葛武侯

增定別解卷四十九

班蘭臺集　漢

高祖沛水亭碑銘

封燕然山銘

竇車騎北征頌

擬連珠

崔亭伯集

與竇憲牋

東巡頌

大理箴
河南尹箴
張河澗集
東巡詰
論貢舉疏
璽匱
荀侍中集
酈食其謀六國論
列侯論

災異論
立制度論
除田租
神怪論
昌邑王論
王商論

班崔張荀集

高祖沛水亭碑銘

班固 東漢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竢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濡是集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

我軍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京。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與。

葉紹泰曰。孟堅敷揚漢業。成一代之典。垂於無窮。又以其餘力。著爲銘頌。沛水碑文。堪與高帝大風歌。同一鼓動挾起之概。

封燕然山銘　　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方。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慧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冐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

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葉紹泰曰雄武之氣流鑠言外誦之令人有封燕然意

竇車騎北征頌

班固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擽○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邊御之永設○奮轒櫓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末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羣英影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騖○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棧是雲○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胥○蜺○衡雞鹿○超黃磧○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蹊迹○探梗莽○採嶰阤○斷溫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

朕乃收其鋒鏃于鹵甲冑積衆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敵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詠響聒東夷挨塵戎域然而倡呼鬱憤未逞厭頗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筭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弛濃恩降溫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寒暑不澣釋行無偏勤止無羨役性蒙識而慎庚順二者異而懦夫奮遂塗洿郡琫祈達籍庭蹈就彊獝崝嶺巘幽山趨凶河臨安侯軼馬居宗虜行顱衞霍之遺迹賤伊秩之所邈師橫鶩而庶御士拂帽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醍以禮教炘鴻較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

兩信清乾鈞之攸冐拓戲畧之所傾橐弓鏃而戢戈回雙𤡮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除高檀廣韃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瀼應其雨洒淋榛栝握興嘉卉始濃土膏含養四行分位於是三軍稱曰亹亹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眇天潛眇兮與神參

許幾曰匈奴失陰山後過之未嘗不哭今讀北征頌聲含洊雷之震詞有秋霜之嚴當日匈奴真寒心哉

擬連珠　班固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功。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寳。非駔儈之術。伊尹之為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群。士齊寮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葉紹泰曰連珠之體始自子雲而莫盛於士龍雖後來居上孟堅實爲之藍焉○

與竇寔牋　　崔駰

主簿崔駰言今旦漢陽太守稜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麋兕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饍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兎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侯大人所為要資也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乘是以竭其惓惓敢進一言

葉紹泰曰與相如獵諫同旨而雄厚之氣少遜

東巡頌

崔駰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允迪厥倫○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之事○於時典司著者○載華抱實○適禽而造曰○盛哉大漢○既重雍而襲熙○世增其德○唯斯嶽禮○天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徵○典有徂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閑路馬○戒司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乙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裒胡耇之元老○賞孝行之畯農○三軍霆激○羽騎火烈○天動雷霆○隱隱轔轔○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乙

之象車觳東作之上務○始八正於南行○

葉紹泰曰○亭伯於四巡各有頌○東巡更自鴻矗○古者封禪○必於泰山作者所以益奮筆也○

大理箴

崔駰

邈矣皐陶，翊唐作士。設爲犴獄，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族斯并。然又帝載用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衞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賁門。覔伐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衞鞅酷烈，卒頸於秦。不殺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於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沉伍胥，殷割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録。福善災惡，其効甚速。理臣

思律敢告執獄

葉紹泰曰刑爲祥器讀皋陶之書未嘗不深念明允也漢吏多術數足以禁姦止邪而史遷概列之於酷酷民者還酷其身可不誠哉

河南尹箴　　崔駰

茫茫天樞。畫兾爲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郟鄏。以處鶉墟。諸夏勁強。是縱是橫。徹我墉屋。而師尹不匡。伯奪其權。宗羅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葉紹泰曰。善敗之狀。興替之緐。詞不多而旨已長。

東巡誥　張衡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肔率羣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為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允庶與祭于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實賴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横被旁行海表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醉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葉紹泰曰其古質似擬尚書○

論貢舉疏

張衡

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大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遊藝。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

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

葉紹泰曰六藝實與雖周不廢然序居其末重輕有間矣子雲曰童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為可謂得文家之大体

靈憲　　　　　　　　　　張衡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

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令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鈎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

[illegible]故聖人[illegible]之名焉其世之遂九二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贏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逌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

於淡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蚖魚鱉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
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
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
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
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
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
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夫日譬猶火
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
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

蔽於他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
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
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
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
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
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
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
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
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

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
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廻天道者貴順也近天
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
者覿於東覿於東屬陽行速者覿於西覿於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
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於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
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填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
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
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宜周其祥可盡
葉綌泰曰平子善機巧作渾天儀妙盡璇璣之正至復造候風地

動儀。制爲八龍。以驗地震之所在。今天儀傳。而地儀不得傳。乎
子其神人耶。靈憲一篇。與思玄賦同爲微奧之文。

[illegible]別解　卷四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隱山房

酈食其謀六國論

荀悅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

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
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
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
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
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
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
城之難漢王戰於濉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濉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
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
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

濶高會士卒逡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葉紹泰曰仲豫善持論一代史才識伯喈之亞也論劉項之事亦屬成案然文却爽俊有逸氣

列侯論

荀悅

諸侯之制所繇来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畏威各競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失亦輔允此所以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承前之弊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之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非以為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

之迂救賢人君子遑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

漢興承周秦之獘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

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

未必百王之法也

葉紹泰曰秦之不得郡縣猶三代之不得不封建勢使然耳仲豫

論雖正未若子厚之爲變通也

災異論　　荀悅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勑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夭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較之古今衆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

其總則可以勢歸其累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以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

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知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因曰天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

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數化之道有數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疾深淺變化錯於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

葉經泰曰三勢之論奇而確膠西陰陽子政五行悉供驅策

立制度論　　荀　悦

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暦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彊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

悉定○於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所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罾弋不施於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蘗○田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罷○士設反道之行○以

追時好而亂世資僞民倍實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劫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蔬飲水俱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寡雖為僕虜猶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

葉紹泰曰末借言桓文之後指季漢也篡殺亂國劫奪成家固已顕刺曹瞞矣文甚敦樸有賈太傅之風

除田租　荀悅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曰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繇己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

民稀易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繇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葉紹泰曰如此論井田差有變通之道經生不參究時勢輒云復古適足貽笑耳

神怪論

荀悅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

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嘗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許璣曰。正大明決。不減師曠之論石言。

昌邑王論

荀悅

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

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遠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己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禍之所除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除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身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處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溺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

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遠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犯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葉紹泰曰泛論主臣成敗之跡而漢魏時事不言而存著書若此可謂善處濁亂者矣

王商論

荀悅

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慨恨馮媛好之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救上而傳昭儀以為隙皆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雖隱身深

藏猶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任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枉直為曲，斲方為圓，穢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

葉紹泰曰：仲豫不犯時忌，而慷慨憤激之氣，每有所寓以自見。讀王商論，仲豫豈徒以晦嘿苟全者耶。

曾之別解卷五十

蔡中郎集　漢

明堂月令論

正交論

和熹鄧后謚議

王子喬碑

篆勢

孔少府集

告崧縣立鄭公鄉教

與曹操論孝章書

又與曹操論酒禁書

與張紘書

喻鄴原書

汝潁優劣論

諸葛武侯集

為後主伐魏詔

後出師表

正議

絶盟好議

黃陵廟記

誡子書

增定別解卷五十

蔡孔諸葛集

明堂月令論　　　　蔡邕　東漢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

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繇生變化之所繇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須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下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

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謂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

同行事興秩節祭明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遵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冬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

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
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
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
馘於京大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
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
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
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
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

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〇坤之策也〇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〇乾之策〇也〇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〇通天屋徑九丈〇陰陽九六之變也〇圓蓋方載〇六九之道也〇八闥以象八卦〇九室以象九州〇十二宮以應辰〇三十六〇戶七十二牖〇以四戶九牖〇乘九室之數也〇戶皆外設而不閉〇示〇天〇下〇不〇藏〇也〇通天屋高八十一尺〇黃鍾〇九〇九〇之實〇也〇二十八柱列於四方〇亦〇七〇宿〇之〇象〇也〇堂高三丈〇以應三統〇四鄉五色者〇象其行〇外廣二十四丈〇應一歲二十四氣〇四周以水〇象四海〇王者之大禮也〇月令篇名曰〇因天時〇制人事〇天子發號施令〇祀神受職〇每月異禮〇故謂之月令〇所以順陰陽〇奉四時〇效氣物〇行王政也〇成法具備〇各從時月〇藏之

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
地宜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
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
於上帝、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遠宮
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
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
同律度量衡、周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曆
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

夏之月令也穀人無文及周而脩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仲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猶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

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葉紹泰曰、禮記明堂位徒紀其略○自漢以來制度久失○莫可考正○伯喈合羣書而定之○誠制禮之巨典也○

正交論

蔡　邕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王人無有渎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其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遊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疾之容○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

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

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慾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慱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吾將從夫孫焉

葉繼黍曰伯喈閑居玩古不交當世却五侯之招較六經之繆虹覩災盛悉以正對聪死竄逐天下嘉其忠直矣柰何三日超遷而知己之感形於嘆悼竟死雒陽獄中亦不免比匪之傷也

和熹鄧后謚議

蔡邕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黨敘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敘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傷幼沖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水為災札荒為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瀚碣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咍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嚼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饔人徹羞膳

不遏擇黃門關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為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較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十八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督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為姦糾增舊升之罰惡長吏虛偽錮之十年追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為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際名恭厥中刑之所加

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紛朝反側明發不寐徒以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於禁闈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虜鋒集賊害邊陲永元之世以為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欵徼外絕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郡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莘姬氏任姒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无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

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大后宜謚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葉紹泰曰、東漢后德自光烈馬后之下、惟有鄧后、帝見后勞心曲體、漢爲脩德之勞、謚議一建、幽明咸洽、文辭嫻雅、可謂鋪揚盛德者矣○

王子喬碑　蔡邕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也聞其僊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博聞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初建斯域則具斯丘傳承先人曰王氏墓紹胤不繼荒而不祠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暨於永和元年十有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往聞而怪之明則祭其墓察焉洪雪下無人蹤見一大鳥跡有祭祀之處左右咸以為神其後有人着絳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秃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須臾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熈稽古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徵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

儔自遠来集或絃歌以詠太乙或談思以歷丹田其疾病痊瘵者靜
躬祈福即獲祥若不虔恪輒頗踣故知至德之宅兆真人之先祖也
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制祀祇懼之敬肅如也相
國東来王章字伯義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後世是以賴鄉
仰伯陽之踪閔民慕尹喜之風乃會長史邊乾訪及士隸逐樹玄石
紀遺烈俾志道者有所覽焉詞曰伊王君德通靈含光耀氣純貞應
大道羨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雲霄浮太清乘螭龍載鶴軿戴華笠
奮金齡攄羽旗曳雷旌帷罔極壽億齡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闋薦丹
情存墓冢舒哀聲遺舃跡覺舊誠被絳衣重紫纓呼孺子告姓名由

此悟感怖驚。脩祠宇。反几筵。饋饎進。甘香陳。時傾頓。贊明禋。臣沭祉。熙帝庭。祐邦國。相黔民。光景福。耀無垠。

葉紹泰曰、事境特異。謝惠連古冢文從此化出。

篆勢

蔡　邕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乃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擊○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群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

之莫刋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葉紹泰曰伯喈正定六經書冊于碑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又有隸勢文云或穹窿恢廓或蜿延繆戾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嵓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可謂得書法之秘奧矣

告高家縣立鄭公鄉教　　孔融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於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役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葉紹泰曰：鄉先生有仁德者，歿則祭於社，其稱公，從民所頌也。曾公九錫，覲此應自愧死矣。

與曹撡論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

乃當以格絕足也。維公匡渡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寔須滑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木。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燭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渡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葉紹泰曰。北海十歲以通家見元禮。十六舍張儉。求代兄死。甄臨配食。虎賁同坐。遊士死亡。皆為棺具斂葬。以氣節蓋天下。此書越國急難。足令英俊心死。元非之哭泣收葬。子桓之金帛募文

亦覩其效矣

又與曹操論酒禁書　孔融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来誨○雖然○徐偃其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譲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葉緒泰曰○曹瞞雄詐漸著○融不能堪○故發辭偏宕○以致乖忤者○此書也○融退後○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蓋亦自托於酒○憤時事之不可為○求得死所而已○

與張紘書　孔融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立。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嘆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

葉紹泰曰。孫權討江夏。紘以東部居守。紘嘗在許。與融等親善。故遺之書。曹孫敵國。而尺素往復。晤所以忌北海者。當非一二事矣。

喻邴原書　　孔融

脩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晷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緯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葉紹泰曰漢事日非根矩將家人入欝洲山中舉有道不就故遺此書後原到遼東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後遺書云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𥳑文若曰根矩一世異人士之

精蘤○是宜與北海有聲氣之感○

汝潁優劣論

孔融

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稲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

侵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程子威爲東郡太守始擧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哀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葉紹泰曰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名其所品題自是人倫之鑑若融舍張儉求代裒死雖未殺身其氣節亦何減李洪

為後主伐魏詔　　諸葛亮　蜀漢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㢲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膺祖宗之重。六

合璽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逹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擇才任能以恭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雒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托以天下以屬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川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

憑笑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
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
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
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
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
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
封寵大小各有品服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
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
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

亂人不武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師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葉紹泰曰三國人才獨孔明出處甚正以所輔者漢冑也名其為賊寇乃可服易代而後終以蜀承正統伐魏一詔昭宣義問陳壽諸葛亮入寇之文所以為千古詬詈耳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

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矣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

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葉紹泰曰孔明從先主起艱難中至成帝業所歷成敗利鈍如

矣。猶云不能逆睹。此精心研務之至極也。此表出吳張儼默記。其述佐篇曰。孔明提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鞌。勝負之勢。亦已決矣。上表之冬。出散關。期年也五丈原。卒以鞠躬盡力死。夫豈慕容恪所可比乎。

正議　諸葛亮

昔任項羽起不繇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大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茍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

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礙者哉

葉紹泰曰時後主新立舉國危難魏華歆王朗陳羣許芝之徒各以書遺蜀歆使稱藩孔明不報乃作正議可謂明人事挽天命者矣

絶盟好議

諸葛亮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力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后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

坐者也若毓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出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葉紹泰曰雖亦漢賊而孔明必與連和欲俟定魏之後乃并吳耳隆中所籌自是不易之着

黃陵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

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中廟以顯神功○

葉紹泰曰○時方大舉伐蜀○軍務倥偬○不廢游覽○且為建廟楔記○以誌勝事○儒將風流○自不與武臣同軌○

誡子書

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葉紹泰曰：武侯臨終遺表云：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鄧艾襲蜀，侯子思遠，暨孫尚，俱以殉節終。忠孝兩盡，可謂不辜父誡者矣。